

中医师是怎样炼成的

李德红二著

不传之秘

- 不传之秘，讲的是中医数千年来所传下来的方剂中的秘密，破解一张张中医处方背后所隐藏的密码，试图给初入中医之门者寻找一条捷径。
- 中医师是怎样炼成的？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主人公自诊自疗，以身试医，以身试药，体验感悟多多，炼成成功中医。
- 看多了中医名家的中医之路，且来看看山寨版的中医之路，品尝你探索中医过程中也会遇到的酸甜苦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会让你产生眼前一亮之感。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不传之秘

Bu Chuan Zhi Mi

中医师是怎样炼成的 >>>

李德红 著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传之秘：中医师是怎样炼成的/李德红著.—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91-3090-2

I. 不…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3960 号

策划编辑：王显刚 文字编辑：余满松 责任审读：黄栩兵

出版人：齐学进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 100036 信箱 188 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 51927290；(010) 51927283

邮购电话：(010) 519272752

策划编辑电话：(010) 51927300-8707

网址：www.pmmmp.com.cn

印刷：潮河印业有限公司 装订：京兰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10mm 1/16

印张：19 字数：300 千字

版、印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求医记 (1)	(1)
2. 求医记 (2)	(4)
3. 求医记 (3)	(8)
4. 求医记 (4)	(12)
5. 令人苦恼的临床	(16)
6. 关于贺财的传闻	(20)
7. 拜师	(24)
8. 解惑——补肝敛肺汤 (1)	(28)
9. 解惑——补肝敛肺汤 (2)	(31)
10. 初窥制方之秘	(35)
11. 侠医? 奸商? (1)	(39)
12. 侠医? 奸商? (2)	(43)
13. 误区 (1)	(47)
14. 误区 (2)	(51)
15. 误区 (3)	(55)
16. 制方之法 (1)	(59)
17. 制方之法 (2)	(64)
18. 重读《伤寒论》(1)	(69)
19. 重读《伤寒论》(2)	(74)
20. 重读《伤寒论》(3)	(79)
21. 和解存在的问题	(81)
22. 庖丁之刀	(85)
23. 肝脏的特性	(89)
24. 攻补之道	(93)





25. 降压联方、脏虚五方····· (97)
26. 反刍····· (102)
27. 感冒新解····· (106)
28. 结石效方(1)····· (110)
29. 结石效方(2)····· (114)
30. 结石效方(3)····· (117)
31. 妙用调和····· (121)
32. 观洋望海····· (125)
33. 续观洋望海····· (129)
34. 相思断····· (136)
35. 辛伤肝的病理转归····· (142)
36. 乱弹记····· (146)
37. 五味互藏····· (152)
38. 汤药探病法····· (158)
39. 御药之道····· (163)
40. 消渴·论消渴(1)····· (167)
41. 消渴·论消渴(2)····· (172)
42. 虎啸·联合方剂·兼论妇人肝虚····· (178)
43. 惊风·铁板桥(1)····· (184)
44. 惊风·铁板桥(2)····· (189)
45. 阴阳·藏象(1)····· (195)
46. 阴阳·藏象(2)····· (199)
47. 阴阳·藏象(3)····· (202)
48. 阴阳·藏象(4)····· (207)
49. 阴阳·藏象(5)····· (212)
50. 阴阳·藏象(6)····· (218)
51. 阴阳·藏象(7)····· (223)
52. 阴阳·藏象(8)····· (228)
53. 阴阳·藏象(9)····· (235)
54. 阴阳·藏象(10)····· (240)





55. 中医是怎样炼成的(1)	(245)
56. 中医是怎样炼成的(2)	(250)
57. 中医是怎样炼成的(3)	(255)
58. 中医是怎样炼成的(4)	(259)
59. 中医是怎样炼成的(5)	(263)
60. 中医是怎样炼成的(6)	(270)
61. 尾声(1)	(280)
62. 尾声(2)	(287)
编后话	(292)





1. 求医记 (1)

柳孜致最近有些烦。

烦恼的原因，自然是父亲的身体了。

柳孜致的父亲叫柳正强，是末名县第一中学的老师，教化学的，生活作风严谨，工作勤勉敬业，对家庭责任心也强。如果不是有一点抽烟喝酒的嗜好，那么柳正强在柳孜致心目中，可算是一位完美父亲。

不过，作为一个男人，这一点点的不良嗜好，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吧。可是，柳孜致心目中的完美家庭几乎因之而垮掉。

三年前，父亲上班时无故出现几次晕倒现象，当时同事只当他是疲劳所致，并未引起多大注意。直到一次老柳出现口吐白沫、手足抽搐的现象，才引起大家的重视，送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酒精性肝硬化，需要住院。

酒精性肝硬化这病基本上属于那种治不好的、但一时又死不了的毛病。如果在饮食上和生活习惯上能有所节制，不近烟酒的话，是能够减少发病，延长存活时间的。不过，柳正强却难以告别多年的嗜好，还是抽烟喝酒，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的住院。

现下父亲又因为这个毛病而住进了医院，真是让人心烦啊。

柳孜致轻叹了一口气。这是老爸的第几次住院了，似乎是第五次？第六次？次数并不太重要，老爸是公费医疗，费用多半能报销，家里用度紧些也就罢了，关键是医生的话有些吓人：老柳发生抽搐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而症状也越来越严重了；前几次，送进院里，用点镇静催眠药就能缓解，再配合其他治疗就能平稳一段时间，这次住了几天，我们都准备让他出院了，他又出现这情况……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他这酒精性肝硬化，在出现眼前这症状之后，更严重的是出现精神症状，那叫酒精性肝昏迷，如果出现精神症状的话，那就凶多吉少了。我们医院的条件很简陋，相关的检查设施缺乏，而治疗肝硬化的药物也没有……

接下来的是医生的套话了，柳孜致大概也能猜得出来：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们转上级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这是对病人较为负责的





做法；当然，你们继续到我们医院治疗的话，我们还是欢迎的，而且我们会就我们现有的条件去尽力治疗。

柳孜致是世牟大学医学系学生，目前处于实习阶段，虽然还半通不通的，但对肝硬化这病的预后还是清楚的。因为不太自信的缘故，也曾到世牟市医院问过带教老师，老师说道，以现在的医疗条件，是没有什么特效的治疗手段的。

家里能拿主意的人，除了母亲，就柳孜致了。老爸住了几次院，都还算平稳，这次出现异常状况，医生找母亲谈话后，母亲凄惘之下，一个电话，柳孜致就赶回来了。但赶回来又能怎样？一大一小两个女人，能拿出什么办法？最后还是只能听天由命，继续在末名中医院治疗了。尚幸父亲福分大，撑了过来。

但接下来该怎么办？还是照老样子吗？

楼上估计母亲已给父亲擦完了身子，在喊着：“孜致，上来啦，咱去结账了”。

柳孜致脆生生地应了一声：哎，来了。

内科在二楼，只几步的路，柳孜致年轻，手脚轻巧，走路没什么声息，悄然就上得楼来，见母亲面色木然地立在走廊里，身影有些佝偻，眼神显得有些凄然无助。柳孜致心底暗叹了一口气，用清脆的声音道：“妈，去结账啊”？

柳母的面上马上堆起了笑容，说道：可不是嘛，你老爸住了几天，也该出院了，咱们上去把账结了就回家。柳孜致乖巧地答应着：哎，好的。两人到医院的财会室去结了账，然后到内科医生办公室去办出院手术，听完主治医师的一大堆嘱咐，一家三口相携回家。

父亲在发病的时候看来很吓人，但缓解后还是与正常人差别不大，要不然母女二人要将一个大个子弄回家还真为难。现在则简单，母女一人一边扶着到医院大门口，叫上一辆“的士”，几分钟就到家了。

安顿好父亲，母女俩手脚麻利地将有些凌乱的家整理好，母亲又将一大堆换下的衣服塞进洗衣机，按了开关后，对柳孜致说道：孜致，这两天也累了，你在家看电视，歇着，我去买点菜，今天咱们一家三口打打牙祭。柳孜致忙道：妈，我跟你一块儿去。柳孜致刚到水龙头下洗了把脸，这时脸红扑扑的。柳母慈爱地给柳孜致抹了下头发，又拍了拍柳孜致的脸，说道：也好，你爸反正睡着了。

路上，柳孜致看母亲的心情似乎不错，便小心翼翼地问了句：妈，爸以后





咋办？

一说到柳正强，母亲脸上便阴郁起来：咋办？还能咋办？你老爸那臭脾气怎么也改不了，医生不让喝酒，他就死性不改，总趁我不在的时候偷偷抿两口，你说这病怎么治得了？

柳孜致也轻叹了一口气，说道：那就不治了吗？

治啊，怎么不治？看着柳孜致询问的目光，母亲又道：咱们没有余钱去上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与治疗医生说的就只好不听了，你也知道，上次到市医院不是做了一次全面检查，也不是没有结果嘛。

柳母说的检查也不是很久，就在年前，大约十一月中旬，那是在柳正强发病住院又出院后，母亲终于下定决心，到柳孜致实习的医院去做了一次颇为全面的检查，但结果却与县医院差别不大，治疗用药的处方与县里的差别也不大，用柳孜致带教老师的话说，就是换了点贵的药。柳母经过这一次的求医经历，对到上级医院去求治的心便淡了下来。

母亲两眼怔怔地望着前方。

柳母是城镇居民，但实际还是一茶农，家里的收入主要靠父亲的工资。因为这个原因，柳母常常自责，认为是自己拖累了，才让柳父喝劣质酒抽劣质烟，这才患病的，那别人也抽烟喝酒的，怎么就不发病？柳父发病后，虽享受公费医疗，但自费部分还是让这个家有捉襟见肘之感。这时发怔，估计是又在自责了。

怔怔片刻后，柳母才说道：西医咱是治不起，也没有什么大作用，只能在发病的时候救一下急，要治病根还是得找中医。

看中医？老爸不是吃过那么多中药了吗？都没有作用啊，再去看看中医，是不是浪费钱啊？

柳正强患病三年来，柳妻也曾带着他陆陆续续看过县里几个出名的中医，草医，服用了若干方子，但都没有多大效果，是故柳孜致有此一说。

有句话不是说：“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嘛，看的那些医生都很好，没有效，估计是和你父亲没有缘分。

看病也讲缘分啊，老妈，你太迷信了吧。

不迷信。某单位的某某患什么病，看了多少医生，最后是县上的某医生治好的，开的药又简单又便宜，可神了；还有某单位的某某……





柳孜致听了母亲侃的一大堆医生名字和病人名字，弄了半天才明白，母亲这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找的办法，为的是心中那聊胜于无的希望。

母女二人这时候已进了菜市场，母亲已经开始在询问某种菜的价格，看其新鲜与否，然后纯熟地与卖菜的小贩子侃价，等搞定了这才又忙里偷闲地回头对柳孜致说道：你爸这次住院之前，我到二龙庵里抽了一签，解签的了慧师父说你父亲命大八字大，死不了呢！

二龙庵是本地人凑钱修建的一座小型的庙庵，里面是一个年纪大的女人主事。这女人留着光头，身上穿着素净袍子，小腿上缠着白色绑腿，看起来倒蛮像那么一回事。柳孜致读高中时，因为好玩还与同学去抽了个升学的签，老尼姑解签说是上上签。后来，柳孜致进了世牟大学，却不知道这算不算高中。

迷信这东西，心里迷糊时就信一信吧，做不得准的，但是，这可能是母亲唯一的精神寄托吧！却是没有必要说上什么。柳孜致哦地应了一声，随口问道：下一个医生你准备找谁？

柳母：咱住的石板街里的一个医生，姓贺。

2. 求医记（2）

石板街的贺医生，姓贺名财。

柳孜致初听母亲说到这个名字时，心里就有了莫名的反感情绪，当即对母亲说：妈，这名字一听就不咋的，咱不去他那里看吧。柳母有些奇怪，问：他名字怎么了？柳孜致就说：贺财，而且是财产的财，现在怎么还会有人叫这么俗气的名字？估计他的医术也是俗得没边了。

人都有点以貌取人的心理，柳孜致一听这名字就有些反感，估计是出于这原因。柳母斜睨了女儿一眼，说了句：女（儿）啊，你可要改了这以名取人以貌取人的坏习惯。说完后便低头去择菜。

柳母这是错怪柳孜致了。柳孜致倒不是有那种势利心理，而是对母亲为父亲盲目求医的行为有点反感。你想想，看一个医生，吃了不少的药，然后再换一个医生，然后再吃不少的药，这样一个一个的医生去看，费钱倒在其次，这病人能受得了吗？药物吃下去是得靠肝脏解毒的肾脏排泄的，毫无目的的胡乱服





用药物，结局只会会有一个，那就是越服越糟糕。美国每当新药问世，都要花费巨资请志愿者来试用，而这些药物都是经过严谨的理论验证，并且经过若干的动物试用，这才敢用在人身上。

柳孜致毕竟年轻，心里藏不住事儿，不得不说了出来。然后说道：妈，先不说那贺医生在咱县城没有一点名气，就算他真的很厉害，对老爸的病也不会有多大帮助的。医生不是说了，肝硬化如果进一步发展就到肝性腹水，然后是肝昏迷，到了肝昏迷时，就是什么药也不济事。现在老爸没有腹水，也没有精神症状，病情还不是很严重，只要严格控制老爸的饮食，不让他再喝酒，再服一点保护肝脏的药物，应该会好转的。我们不该领着他到处看医生乱用药，这对他不公平。

柳母的手一僵，然后便若无其事地择菜。为了照顾老妈的情绪，柳孜致的语气还是颇为委婉的。不过柳母一把年纪，见的东西多了去，柳孜致话里有什么意思又岂会听不明白？柳孜致看着老妈胡乱将菜翻来翻去，然后随便捡了一把让小贩过秤付钱，柳孜致知道，自己还是伤了老妈那已经很脆弱的心了。

回家后，老妈闷头洗菜切菜，柳孜致在旁帮忙，几次张嘴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出口，便索性不说了。直到菜下锅时，母亲脸上的线条才开始变得柔和，一边将锅铲有节奏地在锅里翻动，一边对站在一边的柳孜致说道：要说那贺医生啊，可不是个俗人啊。

柳孜致配合地接道：怎么说呢？

这贺医生啊，原来是末名中医院的内科医生，末名中医院在五年前开展外科后，他就被调到外科拿刀子。柳母面上开始带了笑容：做医生啊，一般都是觉得外科要威风些，你想啊，刀子一划拉，病人的病几天就好了，这既给医院抓了收入，让领导往高里看，又让病人衷心感谢，是个好职业呢，一般人都想挤着进去，可他倒好，在外科干了几年，却突然办了留职停薪手续，自个出来开了个诊所，你说他俗不俗？

柳孜致嘴一撇，说道：估计末名中医院的效益差，他出来赚钱吧，这还不俗啊。

柳母摇摇头，说道：他的诊所就开在街口的城南医院的对面，店子里不卖西药，只几个放中药的柜子，一台电脑。而且，据说他还有个很奇怪的习惯，别人到他店子抓中药的方子好像得他看得顺眼的，如果不顺眼的就不给抓，你





说有这么赚钱的嘛？

柳孜致知道，城南医院是末名县人民医院的几个医生出来开的。一开始就只一个儿科医生弄的诊所，靠给病人打点滴，做了几年后发了财，便建了一栋大房子，申请了个私家医院的牌子，再把县医院外科内科的几个好手给挖了出来，干脆成立了一家股份制医院。由于那几个医生在县上都算有名，生意可是好不红火。现在贺医生把诊所开在城南医院对面，这样就直掣城南医院的锋芒，这本身就是做同种生意的大忌讳，况且他还弄出那么怪的规矩，生意能好得了才怪。

柳孜致直摇头：他以为自己是世牟的张师傅呢。

柳母奇怪地问道：张师傅是谁？

柳孜致解释道：张师傅是世牟市的一家面馆的老板，这家面馆的名字就叫“张师傅面馆”，专卖狗杂烩面；这张师傅有个奇怪的规矩，每天只卖三十斤面，卖完即止，不管是不是还有顾客，也不理会顾客的要求。按说他这样做生意的态度，只会让生意越来越差，可就奇怪，那些食客还就喜欢这调调，张师傅的生意由此火爆，每天三十斤面早早卖空。说完，柳孜致加了句，可能现今的人们就喜欢这样标新立异的家伙。

柳母伸手在柳孜致的脸上拧了一把，说道：死妮子，又说怪话呢。柳孜致惊呼道：妈，你手好多的油，你竟拧我的脸。说完伸手去挠母亲的痒痒，于是厨房里飘出一连串的笑声。

似乎柳孜致那关于张师傅的说辞反而坚定了母亲看贺医生的信心，用柳母的话来说，张师傅脾气古怪，敢于得罪顾客，必定是手艺出众，所以才能生意兴隆，至于他每天只卖三十斤的规矩，估计是认为卖三十斤便已足够自己一家生活开销，就不想去赚那辛苦钱了，这是一种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不值得非议。而贺医生，肯定跟张师傅一般，手里一定有绝活，如果不去看看的话，到时候老柳有个三长两短，那不内疚一辈子啊。

看来母亲的心意已定了。这让柳孜致觉得是自己促成了妈妈决心去看贺医生，这样的感觉让她很不舒服，然而又无可奈何。

或许，这就是普通百姓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当无可抵挡的苦难来临时，得学会去默默忍受，相信苦难终究会过去，而在忍受之余，得找一些能让自己寄托精神的东西，让自己让家人开心一些，是谓穷





开心，比如抽签算卦，烧香拜佛，这是最为普遍的做法，于是，促生了僧、道、巫、祝。柳孜致不由恶意地想到，父亲服用了这么多中药都没有效果，这中医，是不是数千年来人们在面对疾病时的一种寄托？难怪有人说中医巫医是一家。

于是，不管柳孜致愿不愿意，看贺医生已成定局。

这日又是一个大好晴天。

都说春眠不觉晓，可贺财早早便醒了，醒了就起床吧，起床就上网吧，上网就下棋吧。

网络和现代人的生活已密切若斯，自己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吧。悠然地洗脸刷牙，再悠然地将电饭煲里的剩饭炒了个蛋炒饭吃了，便开始了网战生活。

很随意地搓了几盘，时间到了9点多，显示器的屏幕上好友提示一闪——下棋机器上线了。

“下棋机器”是县城里的同好，在行政部门上班。行政的班么，大家都知道，一杯清茶一张报纸一上午，中午酒战却很苦；所以，他下棋的时间多在上午，而他也不负“下棋机器”之名，下棋几乎不经大脑，几乎十几分钟就能下一盘，兴致来了还同时两面开战，并且在下棋时还不闲着，还要和对手聊天大打口水战，将高雅的消闲弄得热闹十分。

贺财悠然的点进下棋机器的下棋房间，里面果然热闹非凡。不过却不是两位对局者，而是几个陌生的ID，正大谈着内功如何上涨的问题。说起弈城的内功，这玩意在积分一栏后面，可多数人不知道那提示着什么。里面的几位显然也不是很清楚，正讨论着这话题。其中一个叫绵羊的ID说道：内功，就是看你下棋的对局数多不多。而疯狂流氓则说：那不一定，我见过一个下了几千局的家伙，内功还没我高。另一个叫乞丐的童话则说道：内功啊，是看你杀的对手的强弱，如果对手越强，连胜越多，你切了他的话，就能获得内功。然后大谈自己切了某某几连胜的ID得了多少内功值。

贺财点开自己ID的信息看了看，然后又对比了乞丐的童话的内功值，然后发出一句话：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们看我的内功值高不高？我这可是真金白银练出来的。疯狂的流氓问道：确实高得多，哥们怎么练的。贺财：我就是每天把电脑开了，把号上上，然后在电脑前坐着冥想丹田，这样日子一久，内功就上去了。然后又补了一句：关键就是要心静若水。回车键一按之后，自己





也忍俊不禁了。

人活着，得有张有弛，刚刚下了几盘，大耗脑力，这时在网上和不认识的朋友忽悠几句，也是一大乐事。

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说道：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可是，怎样才能不虚度年华，如何才能不碌碌无为？几个相投棋友在一次聚会时无意中提起这个话题，然后几人又玩笑着绕过这太严肃的命题。众生皆碌碌，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啊。记得当时某人说，最关键是要找准方向。话一出口，那家伙便笑着摇头，然后转换话题。

是啊，就算找准方向了，又能怎么样？一个人要成功，机遇、才气、悟性，缺一不可！

上午十时，贺财拉开卷闸门。

此时艳阳已高，却不灼人。

门外空气清新宜人。

贺财伸了个懒腰，正要抬眼去望望远处的景致，却听旁边有人问道：你是贺医生吧？

3. 求医记（3）

石板街位于末名县城的南方。在石板街与城区中心之间，有一条国道穿越而过，而石板街就像挂在国道上的一串大坠子，街的两头就是国道的接口。

贺财的诊所位于城南医院对面，诊所与医院分处于石板街与国道的接口的两边。而柳家就位于石板街的中间地段，离两边的街口都不远，出入还算方便。

一家三口，柳孜致搀扶着父亲，父亲搭着母亲，沿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面缓缓地走着。

据说贺医生还有一个怪规矩，是每天必到十点才开店门，所以柳正强的这次求医也是十点过后才开始。

如果末名县也有城郊之分的话，那么，石板街就是末名县的郊区。虽然有着大好的街面，街的两旁也是有序的楼房，但临街的门面却多数没有经营者，





而长街上也鲜有人迹，如果蓦然走了进去，却会生出禅意般的静谧来。

如果父亲还是健康着的，那么这样一家三口相扶相携的晒一晒太阳散步，这该多么温馨啊。柳孜致回望了一下身后的影子，油然地，生出一丝感慨。

关于父亲的饮食，柳孜致大略知道一点。柳正强年轻时就好那杯中之物，每日晚间必要小酌，每到节假日则要开怀畅饮以尽兴，并且老柳有个坏习惯，就是每次喝酒都不思饭食，每到吃饭时，除了喝上几盅，吃上点菜，基本上不沾粒米。也难怪柳妻总唠叨说，老柳的病是喝酒喝出来的。

虽然母亲在言语上似乎对父亲很刻薄，但在生活上关爱有加。早春还是有些寒意的，虽然偶尔的一丝风让柳孜致感觉很是清爽，但母亲马上就会紧张地紧一紧父亲的衣领，连问冷不冷，然后一边嘀咕着可不要感冒了之类的话。这让柳孜致又生出一股悲凉的感情。

不知不觉的，就到了街口。

柳孜致扫了一眼“贺财中医门诊”，再看了看身后的城南医院。

那门面不大，虽然此刻大门关着，不清楚里面的纵深，但最多不会超过二十平米，这气势根本不能跟城南医院的几层楼房相比；挂在门上的招牌不过是普通木版上了油漆后写的，而城南医院的招牌可是一个大大的灯箱，并且高高地放置在房顶上，紧跟大城市的潮流，就算是夜间，也是眩人眼目，远近都能看见。

正打量间，却听得“哗啦”一声，那卷闸门已打开，里面走出个穿高领羊毛衫的男子，先是四面地活动了一下头，再伸了个懒腰。这男子身材适中，动作还算匀称协调，就是那一副刚起床的模样让人看了不舒服。柳孜致在心里大略做了一下评估。这贺医生看来还算精神，人也健康，但这时才起床，朝气欠缺得厉害，衣着随意，生活看来不是很讲究……这跟名医似乎难以沾边吧。

思忖间，已到了诊所门前，母亲已开口招呼了一句：“贺医生？你是贺医生吧？”

嗯。那男子转过身来，有些迟疑地问道：“我是贺医生，你们这是？”

脸型瘦削，鼻梁高挺，但面上的肉似乎有些松弛，面色有些苍白，似乎久未见阳光，下颌处好像还有些色素沉着，眼睛在说话时不很专注——以前应该是个帅小伙吧，现在么，一个标准的中年人——欠缺朝气与进取心——这是柳孜致初见贺财的印象。





而贺财则见到一个憔悴的妇人搀扶着一个面色苍白身材瘦削的男子，在那男子另一旁是一个漂亮的女孩——这男子看来精神不是很好，走路两脚轻飘无力，似乎哪里有些不对劲，莫非有什么不舒服？不过看那妇人面上的表情，笑得很大方，很从容，而那年轻女孩的眼神，似乎就是好奇与探究，还有一丝不屑……算了，不要胡思乱想，估计是问路的。

转念之间，那妇人已将来意说了出来：“贺医生，我们这是找你看病来的。”

“哦……是吗？”贺财的眼中明显的带着惊奇：“那……你们请进。”话一说完，忙欠着身子让几人进去，一边问了句：“找我看病的人不多，你们这是听谁介绍的吧？”

“是你的第一个病人吧？”那年轻女孩轻轻地说了一句。

这女孩的话跟她的容貌一样，尖锐而漂亮。贺财微微一顿，点头承认道：“你说对了，以前来的只是抓几副药，看病的，你们是第一个。”神色间却没有一丝尴尬。

那妇人轻拉了女孩一把，两人将那男子扶着坐了下来，然后说道：“贺医生，是这样的……”话还没说完，孜致抢着说道：“我爸的病看了不少中医，都没好，最后轮到你这里了。”

那妇人嗔怪地叫了一声“孜致”，看女儿住了口，才转对贺财说道：“不好意思啊，贺医生。”见贺财表示不介意，方笑着介绍道：“这是我丈夫柳正强，这是我女儿柳孜致。我丈夫一年多前发现患了肝硬化，住过几次院。因为我们夫妻比较相信中医，于是又看了不少中医，现在到你这里来，也是我们有缘啊，并不是我女儿说的那么回事。”

贺财走到柜台后坐了下来，说道：“看病有时候真得讲缘份。”

柳孜致听到“缘份”二字，鼻中“哼”的一声，却又怕母亲不高兴，便将眼睛转向一边。

贺财心说我没得罪你啊，却不便和她计较，平心静气下来，对那妇人说道：“你能不能说说你丈夫的发病经过，看看我和你丈夫的病是不是有缘份。”

“是这样的……”那妇人便从头说起了柳正强的病情：“大概就是这样子，他平日没发病时，除了手脚发软用不上力气外，就是说话有时也有接不上气的感觉，吃饭很差，每餐一小碗还吃不完，另外就是怕冷，容易感冒，稍微不注意就鼻塞流涕的……您给号一下脉，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





柳孜致在母亲述说父亲病情时便安静下来，看着贺财伸出三指搭在父亲手腕上，眼中不由露出几分殷切，等贺财将手收回，便急切地问道：“贺医生，你看我爸是什么证型？”

贺财却没有马上回答，拿起柳妻带来的资料翻阅起来，口里不时地说着：“……化验肝功能尚正常，B超显示肝硬化……唔，这个方子是舒肝理气的……这个方子是四君子吧……这个方子里有枸杞子、熟地黄、沙参，走的是阴虚的路子，滋补肝肾……嗯，这个方子里有红参、附片、细辛、干姜，用量还不小，是‘火神派’的用药方法，看来开方的人很年轻……”

柳孜致曾就父亲的病情下过一番工夫。读过不少书刊，书上对于这病的诊断治疗与预后跟医生说的差不多，似乎都不是很好。而中医方面，父亲的病，应该是长期抽烟饮酒，导致湿热内蕴于肝胆，治疗当以清利肝胆湿热，方以龙胆泻肝汤加减。眼前父亲手足无力，说话时短气，却明显的是气虚，看来又适宜十全大补……可是这两条路子，前面医生已经走过，效果并不怎么好啊。看着那医生说一句母亲一点头的样子，柳孜致显得有些无奈。这样的看方子的眼法，估计一般学过中医的都能做到吧，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等贺财将那堆资料翻完，柳孜致急问道：“是不是气虚？”世牟大学医学专业，其前身就是世牟卫校，所开的课程中西医都有，所以，柳孜致对中医西医都懂一些，说起话来，该用上的专业术语可一个都不会少。

贺财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又问了老柳几句，看了一下舌苔，这才对柳妻说道：“资料很齐全啊，这样我看病就觉得很轻松。”

柳妻点头道：“我就是考虑到这一点，每次抓药前都让医生抄个底单，好方便后面看病。”

“想得很周全啊。”说完又颇感兴趣地问了一句：“那你们是怎么判断吃的药好不好？就是换方子的时机你们怎么把握？”

柳正强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句：“吃药就是想病好，药的味道苦一点怪一点都可以忍受，如果吃的药让我不舒服的感觉加重，并且难以忍受的时候，我们就换方了。”

贺财伸出个大拇指晃了晃，说道：“很英明的抉择，看病就是想病好，如果不好就不用，这判断很正确，不过如果能够早一点，不要等到不能忍受的时候的话，那就更好了。”

